

歷史與空間

文：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張慧

熱點時評

文：陳科科

崑曲在湖南

崑曲，即崑山腔曲。崑山，古稱婁縣，隸屬吳郡。元代升為崑山州，明代仍稱崑山縣，屬蘇州府管轄。明代萬曆年間至清代乾隆時期，崑曲以其流麗悠遠、細膩優雅，風靡文人士大夫階層，逐漸獨步劇壇，成為全國性的劇種，不只行於吳中，還傳唱到各地；向西經南京傳到安徽、河南和山西，向北經揚州沿運河傳到山東、河北至北京，向南則由杭州、浙贛一線傳到湖南、廣東、雲南至四川。

崑曲流傳到南北各地後，便開始與當地的方言和民間曲調相結合，在藝術風格上演變出多種不同的崑腔流派，除以蘇州一帶的「南崑」為正宗外，傳播到北方的稱為「北崑」，傳播到湖南的稱為「湘崑」，傳到山西的稱為「晉崑」；此外還有甬崑（寧波崑曲）、永崑（溫州崑曲）、金崑（金華崑曲）、徽崑、滇崑、川崑等，聲各有異，腔調略同，各有其地方特色。但所謂「四方歌者皆宗吳門」，各地的崑班仍奉蘇州崑曲為正宗，也盡量延請蘇州曲師作教習。

據《萬曆郴州志》卷六「萬華峯」條記載，早在明萬曆年間，崑曲就已傳入湖南郴州。該文作者是萬曆二年（1574）新任郴州知事胡漢。胡氏在萬曆三年（1575）所作《萬華峯記》中描述：「自余之萬華也，朱公陽卿裝則向余數數稱萬華云。若在郊外三十里，景類天造。……決策於二十八日一往，且約陳一舉、李春卿及時與僑。時值冬季，積雪連日。……朱公向岩布席，酒方舉，一舉、春卿馳至，訝其來遲，三觴之，遂顧著頭作吳歎（崑曲），眾更縱飲以和」。文中的朱裳字陽卿，蘇州吳縣人，任郴州府的幕僚。他邀請知事胡漢和友人陳一舉、李春卿等遊覽郴州的名勝萬華峯，飲酒唱曲為樂，將蘇州的風雅帶到郴州。

崑曲傳入湖南後，主要盛行於湘南桂陽（今屬郴州市）一帶，長期在村鎮鄉鎮演出，與當地百姓的生活、語言及民間音樂相結合，兼受祁劇的影響，形成了既雅麗又樸拙的奇妙風格。清代及民國時期，崑班培訓演員多為隨班帶徒，衣鉢相傳，父教子，子傳孫，因而有「子孫班」之稱。崑班子弟講究氣度嫺雅，深受社會人士推重，幾代崑班相繼創辦，均稱為「崑文秀班」。1957年，湖南省文化局委託嘉禾縣舉辦崑曲學員訓練班，後以該班學員為基礎，1960年建立郴州專區湘崑劇團，1964年

後，改名為湖南崑劇團，是全省唯一的專業崑劇演出團體。

2012年6月26至28日，為配合香港城市大學（以下簡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課程設計，湖南省崑劇團首次全團赴港，連演三天，為城大學生及本港戲迷帶來十二齣最具湘崑特色的傳統折子戲。並配合舉辦兩場導賞講座，特請湘崑前輩藝術家向觀眾解說湘崑之源流脈絡及藝術特色。

首場演出開鑼戲《虎囊彈·山門》，是崑劇舞台上頗負盛名的一齣。《紅樓夢》中薛寶釵向賈玉稱讚這齣戲「排場又好，詞藻更妙」。魯智深所唱「寄生草」一曲，更使賈玉聽了後「喜的拍膝畫圈，稱賞不已」。劇演魯智深打死惡霸鄭屠，避難在五台山剃度為僧將近一載，一日心中煩悶，下山閒遊，見賣酒人，欲沽酒痛飲一番，但賣酒人不賣與和尚。魯智深奪酒豪飲，大醉回寺，中途練拳排悶，打壞半山亭。青年演員劉錫軒把魯智深的醉態聲容，表演得淋漓盡致，且台風穩健、功架扎實，右腿金雞獨立長達十幾分鐘，同時連續擺出十八羅漢造型、表演「三起三落」等高難度技巧，令觀眾嘆為觀止，深得乃師雷子文之傳。值得一提的是，這套十八羅漢造型，不僅化用了祁劇《蜈蚣嶺》的技巧表演，還吸收了蘇州紫金庵宋代羅漢造像藝術的精髓，古意盎然。

《貨郎旦·女彈》，為元無名氏撰雜劇《風雨像生貨郎旦》中一折。劇演張三姑用說唱套曲「貨郎兒」的方式，向李春卿講述其父李彥和因娶娼妓為妾，致使全家遭害失散之事，春卿感泣，遂與其父和奶母張三姑相認。全折採用北曲中罕見的不同宮調集曲式的套曲，又稱「轉調貨郎兒」。清代洪昇所撰《長生殿》傳奇，《彈詞》一節即套用《女彈》套數。本劇對演員曲唱功力的要求很高，已久不見於舞



■城大演出劇照《貨郎旦·女彈》。



■城大演出劇照《虎囊彈·山門》。

台。此次由國家一級演員羅艷女士演出，讓七百年前的劇本，完美呈現在二十一世紀的香港舞台上，令人有時光倒錯之感。

《漁家樂·藏舟》是湘崑的特色劇目。劇演東漢權臣梁冀欲篡大位，追殺清河王劉蒜，誤殺漁家女鄭飛霞的父親。鄭飛霞祭奠亡父回來，發現劉蒜躲在自家舟中。問知劉蒜係帝室子孫，便將他扮作漁翁，藏於舟中。此戲為各崑團常演劇目，鄭飛霞搖槳。湘崑藝人演出此劇，根據湖南行舟特點，改用長篙撐船。劇中有三篙撐船舞姿，分別用坐盤式、斜身倚桿式和雙跪下腰式三種身段，腰肢彎得像張弓，身段優美又富生活氣息。民國時期湘崑名旦張宏開擅演此齣，被譽為「一篙抵得八百吊（錢）」。此次來港演出《藏舟》的青年演員劉錫，扮相甜美，唱作俱佳，足可令觀者遙想名旦昔日風姿。

湖南省崑劇團本次在城大的演出可謂精彩紛呈，《義俠記》、《白兔記》、《荊荊記》、《紅梅記》選折也有不俗的表現。

清代中葉開始，花部亂彈（秦腔、梆子腔、二簧腔等）勃興，與被稱為雅部的崑腔爭勝。在這場實為雅俗之爭的競爭中，崑曲日漸衰落，川崑、晉崑、金崑種種，漸漸湮滅，只在川劇、山西梆子、婺劇等地方戲曲中保存了少量的崑腔劇目。而遠處湖南郴州的湘崑，卻歷時四百年而迥遷不絕，就好像崑曲，雖聲出如絲，但裂石穿雲。

（本文及圖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

蝙蝠俠

基斯杜化路蘭Christopher Nolan的Batman（蝙蝠俠）三部曲完了。上一集的《黑夜之神》（The Dark Knight）到了超級英雄電影的史上最高點，在各大電影評論網踞高不下，因為這已經不是單純的一套超級英雄行俠仗義冒險打獨鬥幻想劇，而是，一套犯罪電影，像米商愛（Michael Mann）的那種冷硬。

第一集《俠影之謎》（Batman Begins）的所謂實感其實虛浮，看那高速火車直撼韋恩（Wayne Tower）半幕就已經笑了出來，還有那毒水計劃，都顯得那個影武者聯盟實在太過陳套，推倒一個城市重來的理由也甚牽強，看到的只有無盡混亂。

《黑夜之神》（The Dark Knight）先天的優勢，就是根本只想把葛咸（Gotham）變混亂。小丑（Joker）每次跟人解釋自己臉上的疤痕都有一套故事，這是非常可怕的神來之筆，相較於第一集Ra's al Ghul的明師暗敵，Joker的純粹告訴我，近年我們放太多理由到奸角身上，這個童年有陰影，那個成年有霸凌，尚有飽受慘況實驗失敗野心強烈等諸般理由。小丑說，我是絕對的混亂製造者，指紋查不到身份，衣服查不到來源，跟大衛卡查（David Fincher）《Seven》中的連環殺手John Doe遙相呼應，對，奸邪，本來不用說太多理由。他將葛咸的光明使者Harvey Dent拖到半人半妖的地步，又將當地黑幫玩弄於掌上，他偷來錢，又一把火燒掉，他有權力，但只用於要葛咸市民自相殘殺，他自己是Dog chasing car，根本不是，他是智慧過人的陰謀家。

所以當第三集他們說Bane是個體力過人，智慧也過人的壞蛋時，怎不叫人期待萬分——億分呢？他在原著中是個把Batman折腰至癱瘓的狂徒，而且有私人軍隊為他服務。理應可以把Batman打得落花流水。問題是他又犯了眾多陳套壞蛋的毛病——我要你親眼看住葛咸墮落，這樣理由素來是正義使者捲土回來的伏線，即使是Nolan Brothers都不能免俗！這也罷了，背後竟然又是回到Ra's al Ghul的故事線？又再祭出一個極端漫畫化的核彈？那些騎劫華爾街、審判資本家的場面，只能說是全無說服力的樣板，為橋段而橋段，跟第二集的計中計中計是兩個銀河系距離的事。

Alfred對少主的期待、自動駕駛系統的修復也是陳套到了頂點……讓我繼續細數嗎？Miranda跟布魯斯韋恩（Bruce Wayne）做愛時背部的傷痕也是伏線？Tom Blake的真名是羅賓（Robin）？還有Bruce跟警長Gordan說給小孩一件大衣就已經很好，Gordan因而認得出Batman就是布魯斯韋恩……這不是向港產片《新警察故事》抄橋麼？

而全戲唯一的美好我會給安娜夏菲維（Anne Hathaway），她的Selina Kyle（沒講明是貓女郎（Catwoman）不似添布頓（Tim Burton）年代的神經質與神化，那些跳跳的貓步、在男人的布局下全身而退的從容、還有騎在Batpod上的美好身段——還有不得不提她個人的背景音樂Mind if I cut in，那種低沉而調皮，成為全片唯一清泉。

第三集返回第一集的設定，是為一個迴環，卻也是陳套得無法想像的陳套。我們期待《潛行凶間》（Inception）後路蘭（Nolan）會再闖高峰，是我們要求太高嗎？



文藝天地

來鴻

文：陸蘇

短載

文：緩緒

媽媽的桂花糖

定向的河流（八）

出遠門，背了一瓶媽媽做的桂花糖上路。家門前有六棵桂花樹，每年可開三次花。花開時，房前屋後都泡在一壇甜香裡，起點小風，整個村莊都忍不住深呼吸。有花的日子，晚上做夢都是蘸着香的。

媽媽每年都要做桂花糖，每次都像對待一件了不起的天下大事般認真、神聖。媽媽做的桂花糖無論放多久，瓶內的桂花都如在樹上時一樣的金黃。打開糖瓶的蓋子，香氣比封入時更盛，就如陳年的酒，愈陳愈香。

桂花糖有很多隨意的吃法，飲茶時，挑一點點入杯，茶氣上升時，滿杯溢香，喝一口，齒頰留香沁入五內。煮湯圓、做甜羹時，在湯裡加一匙，有無可模擬、意想不到的口味。

很多人吃了媽媽的桂花糖後讚嘆不已，忍不住開口索要或要求「定貨」。緊張得我只好偷偷藏起一瓶，以防媽媽的好客讓我青黃不繼。

這次出門日子有些久，但帶桂花糖並不僅是為了解饞。在我，桂花



■桂花糖 網上圖片

一剪梅 詠海棠花

凌欣元

嬌蕊天姿羞掩門，淺粉為裳，芬芳為魂。
胭脂玉面報君恩，妍麗清晨，艷滿黃昏。
伴醉妖嬈目帶嗔，紅杏蒙塵，桃李失神。
暮春驟雨覆陶盆，花了無痕，香了無痕。

「喂，你去哪兒？別出去。剛才不是已特別囑咐過你了嗎？」

屋子裡，那位長得和蛀蟲一樣的少東家一邊喝止住此時正急匆匆地準備跑下樓去為老先生出一把力，並希望能在出門遠行前為他祈福的雲朵，一邊仍照樣靠在窗框邊向下打量着。直到眼見着那輛出租車離開家門，緩緩地向前駛去。

「滾了吧。」本身就坐在輪椅裡，正在翻看一份報紙的老婦人，見兒子離開了窗戶向她走來，便隨便問了一句。眼睛卻並沒離開正在看着的那段新聞。

「滾了。」那位面目白淨，眉眼也不算長得怎麼糟糕，但卻總使人覺得有那麼一種難以形容的無賴相的豐瑞望着母親應了一聲。

「放心吧，看來一時半時地他是不會回來了。」等走到母親身邊時，豐瑞又添了一句。

「怎麼見得？」

把一頁剛看完的報紙翻過去後，老婦人好奇地問。「我看他把書室和自己臥室的門全都鎖上了。」

「是嗎？留下甚麼字條了嗎？」

「沒有。」

「這麼熱的天氣，真不知他有可能會去哪裡？」

「他沒說，因此，我想誰都沒可能知道。」

「隨便他吧，愛去哪裡就去哪裡，說真的誰又在乎他呢。」

「老頭子走了，我們可以下樓去了，媽。」

「好吧。雲朵呢？這會兒她去了哪裡？樓下我想總要比這裡涼快一些吧。」

豐瑞四處張望着跑下樓，正想找雲朵上來幫忙，沒發現她正獨自扶在門框上傷心地抽泣着。

「這是怎麼啦？來，快上樓來幫我扶太太下樓。」

雲朵仍一動不動地依在門框上嗚咽着，像是根本無法抑制那些正在不斷流淌的眼淚。

「怎麼啦，這時間是讓你用來哭的嗎？」

「為甚麼你們對人這麼毒呢？甚麼就偏偏不許我下樓送一送先生呢？」

雲朵仍站着沒動。

「因為我們不希望有人為他送行，而且我們有權制止你。就這麼簡單。」

「可先生是您的父親啊。這麼熱的天氣，你不覺得這麼做過意不去嗎？」

「你應該時時為我們考慮，別忘了在我們家只有老太太才是一家之主。」

「先生是多麼和善的人啊。為甚麼就不能出門去幫他提一下行李呢？哪怕是目送也能讓我覺得好受

一些啊。」

車子開得很穩當，沒有顛簸感，時速也掌握得很好，雖然一直夾在交通繁忙的路段上，但沒過多大一會兒，便見車子已過了塞納河，直接朝着意大利廣場的方向駛去。

塞納河，是啊，尤其是那排一直以來始終保持着原有風貌，那一個個設在河岸的小書館，每次經過它們，都會使人想起第一次來塞納河時的情景。

若從二十六歲那年他因為殺了兩名侵華的日本軍人，為了躲避追捕，獨自來巴黎求學時算起，他一路奮鬥，除了熱愛自己的民族，熱愛藝術，他所愛惜的不就是這個屬於自己的家，並為了能使家人過上一些安穩的日子嗎？但事實又是怎麼回事呢？一直以來，他真正過的究竟是怎麼樣的一種生活呢？

有時獨自來塞納河河邊畫畫時，總會使他想起在藝術家橋的兩邊橋欄上緊鎖着的那些大大小小，各種各樣的鎖。這由觀光客們發起，為的是想顯示相互之間的愛意有多麼牢固，多麼長久的舉動，雖使人覺得已逐漸衍變成了一種形式，但也還是無法一概而論，不能不說其間完全不存在着一丁點的真情。只是真情又是甚麼呢？真情不也一樣會變化，會消失，就像是從來就不曾存在過一樣嗎？

想到自己如今都已是七十多歲的人了。平時不論是去哪裡，都總是由自己開車，而到了關鍵時刻，就因為女兒不在身邊，便沒有人會送他去機場，或者說是由他自己開車去機場後，再替他開車從機場開回去。

這樣的家，或者是這樣的親人，有和沒有究竟又有甚麼不同呢？甚麼一直以來自己與家裡另外那兩個人的關係總是處得這麼糟，而且愈變愈糟，不知不覺地竟已發展成這麼一種如同是水與火般，再也無法相容了呢？這問題究竟出在哪裡？是因為出於嫉妒，是因為他們甚麼也不會做，無法送到寄託，不可能像他似地整天畫畫？但總的說來，一個人如果是甚麼事都不會做，不正是因為甚麼事都願意去做嗎？

這麼想着時，發現坐在前面的的士司機此時正不時地從反光鏡中打量着自己，才使他轉過神來，不再去想這些事了。但他希望自己永遠也不再回來，不再踏進那扇家門，不再見到屋子裡那兩個總是與他唱反調，總是不斷惹他生氣的人。

（本故事由電影劇本《紅房子》編寫而成。）